

王金合：爱写诗的钧瓷老人

□ 记者 王增阳 文/图



王金合近影

说打油诗也好，说顺口溜也行，钧瓷大师王金合在很多场合喜欢背他创作的小诗。这些小诗有长有短，有好有坏。很多时候，背的人欢愉，听的人开心。没有人去深究这些小诗的格律、音调，但能从朴实的语句中感受到王金合对钧瓷艺术的热爱和执着。

初秋时节，记者前往王金合主理的窑口天合坊，看到展厅中大大的桌子上不仅摆放着几件刚出窑的钧瓷精品，而且摆放着吴冠中、莫奈等知名画家的作品集。除此之外，王金合创作打油诗的稿纸又厚了几分。想来，近段时间，他又创作了不少打油诗。

“来来来，看看这件作品，画面像不像九曲黄河盘桓在中华大地上。”说话间，王金合脱口而出一首打油诗。这首打油诗贴合作品，用词幽默，语句通顺。

用打油诗来抒发情感、歌颂钧瓷、记录生活，对于从事钧瓷烧制60余年的王金合来说，几乎成为一种生活习惯。厚厚的几本稿纸，是他在辛勤烧制钧瓷之余最好的休闲和放松。从16岁进入当时的国营瓷厂，王金合已经在钧瓷行业辛勤耕

耘了60余年。20世纪70年代，王金合与妻兄杨富州在家中建了一座窑炉，悄然研发自己心仪的钧瓷作品。从小窑到大窑，从仿宋、仿清到现代钧瓷的釉色研发，王金合不断将自己的钧瓷烧制技艺推向更高领域。在实践中，王金合认为，炉钧同样可以在烧成方式和窑炉结构上进行改变。炉钧不仅能在小窑中烧，而且能在大窑中烧；不仅能用炭烧，而且能用煤烧。

2005年，在颍颥河畔，王金合建立了自己的窑口，立起了5立方米的大窑炉。一年后，王金合在这座煤烧大窑中烧出了精美的炉钧作品。他突破了一窑一器的局限，每窑均能装烧几十件钧瓷。在釉色花式上，王金合的炉钧之美自成一派。

尽管已经70多岁，但王金合依然不断探索着钧瓷的釉色之美，致力将钧瓷上没有出现过的色彩烧制出来。在王金合看来，钧瓷的釉色之美是自然造化与钧瓷艺人辛勤探索的结果。王金合不断摸索，用大窑烧出小炉的效果，用煤烧实现炭烧的效果。王金合在窑炉上改结构，在釉料上改配比，在烧成上寻规律，历经磨砺，终成正果。

王金合创烧的炉钧在这方面堪称代表：釉色对比强烈、色彩丰富，浑然天成，自具风华。不少作品的釉彩或青绿绵绵，或桃腮粉红，或金斑盈面，或红绿交错，华美如重彩油画、神奇如泼墨丹青。其窑变图像有的似印象派莫奈的画作，有的像吴冠中的画作，形成一幅幅自然天成的瑰丽图画。

“生于42年，烧钧一生；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；七十余载，风霜雪雨；季节交替，钧者人生。”这是王金合在简单介绍自己与钧瓷结缘的一生。

“窑炉建造，原料选择。釉料配比，精细研磨。手工成型，施釉厚薄。温度高低，气氛强弱。化学反应，天气巧合。火的魔术，人人琢磨。中国炉钧，窑变如画。意象万千，天地造化。”这是王金合用简单的语句对钧瓷烧制技艺进行简单的描述。

“塞尚吴冠中，他俩都画松；金合不会画，烧出迎客松。”“青山绿水云霄间，树林森列柳如烟。千年传承有神韵，天合窑变自然呈。”这些诗句的背后，都是一件件精美的作品。而王金合创作最多的，就是关于自己作品的诗句。

“白天想来夜里盼，咋为钧瓷作贡献。创业创新靠实干，烧出精品是好汉。古铜釉色虎豹斑，百年锈斑今朝现。昔时炉钧展新颜，七旬老翁再加鞭。”这是王金合在表达自己老骥伏枥、壮心不已的心情。

60余年的钧瓷烧制生涯，使王金合依旧保持着对钧瓷色彩之美的执着追求。他引领大窑煤烧炉钧的技艺革新，丰富和提升了钧瓷釉色，开创了炉钧艺术的一个新天地。下面这首打油诗，就是他多年来对钧瓷艺术难舍之情最深切的体现：

“钧瓷之都，中国神屋。宋时烧钧，历代传承。古镇风貌，得天独厚。七里长街，瓷窑遍布。肖河之首，镇区东流。颍颥桥上，往事回首。鼓乐阵阵，琴声悠悠。古寨古街，古院坐落。百灵翁庙，焚香祷告。花戏楼台，民间风貌。天合厂院，肖河岸边。门前流水，坐北向南。天合炉钧，窑烧而成。南北精华，融会贯通。北极冰花，金斑金

鉴赏



《将军瓷》

高雨建作

第803期

金鼎钧窑协办

钉。铜崖金挂，青天明镜。北国风光，江南美景。塞尚梵高，莫奈冠中。无力作画，窑变而成。”



王金合作品



伴随着钧瓷产业的发展，钧瓷创作者在不同方向进行探索，使钧瓷艺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。9月12日，一名游客在禹州市神垕镇一家专营大件钧瓷花瓶的店里欣赏钧瓷。记者王增阳摄



近年来，钧瓷艺术迎来了一个大繁荣、大发展的阶段。在此基础上，钧瓷产业的宣传、推广和销售更加专业，一部分钧瓷推广者致力钧瓷文化的普及。图为9月12日，钧瓷文化推广者朱朝印（左）在神垕老街九如堂向游客讲解钧瓷艺术。记者王增阳摄